

看世界,原来是为了找自己

□ 怀左同学

曾经一度,我非常羡慕那些可以旅行的人。那时候我被诸多条件所缚,没钱没经验、没勇气也没往外走的动力。每次听别人讲起外面的世界时,我满眼羡慕之情。

再往后,我也开始一次次地买票,坐火车,查攻略,逛景点,拍照片,走过千山万水。再奔波再累,走在路上总会感到疲惫,当时我觉得是因为身体好,后来想想,全是因为欣喜。

人在非常开心的状态下,真的可以忘掉所有疲惫。

某天晚上,舍友聊到黄山时,我也想起了自己的黄山行,因为没钱住山上的酒店,我和朋友在酒店大厅坐了一晚上。零下的温度,我们哆哆嗦嗦靠着聊天扛过去了。第二天下山时,遇到了一个老外,他笑着和我打招呼:“Good morning(早上好)!”不知道为什么,一晚上的疲惫,满心的委屈,就那样过去了。我也回了一个笑脸。

还有一次,我早上五点一个人站在天

津站外面的广场上,因为连续两天没有休息好,心里难受得发慌。天空飘着雨,我目光呆滞,问自己:“是不是脑子进水了非要出来花钱受这个罪,一个人暖暖和和待在学校宿舍不好吗?”最后还是把自己哄好了:出来走走,应该不是一件错事。

现在回想时,很多美景我已经快忘了,但和自己对话的场景我可能永生难忘。因为正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发现了自己的吃苦能力,我学会了哄自己开心,触摸到了体力极限的边界,也慢慢看到了更真实的自己。

于是我觉察到:旅行不只是为了看那么多风景,更重要的,是在行走的路上发现未知的自己。

有一段时间,我盲目地痴迷于读书的数量,觉得数量越多效率越高,读书不求甚解,再难再厚的书,跳着半天也就读完了。再回忆时,其实自己全然不懂,但别人问起来,自己总会胡编乱造。

有意思吗?没什么意思,但对于小孩子来讲,稍微有些优越感便会挤出点意思。其实,我当时根本看不懂《百年孤独》,看不懂《千面英雄》,不明白《挪威的森林》到底讲的是什么,也不知道《红楼梦》到底好在何处。

阅历跟不上,即使有点阅读量,其实也是不明白。全当是积累,好在之后看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时能有点感悟,也慢慢悟出一些做人的道理,好像读过的书也有点融化在自己身上的意思。于是现在再看书时,读过的书可以读出不一样的味道,像老友相见,互诉见闻。这种感觉很奇妙,见过又好像未见过,说陌生但以前确实有过一面之缘,再相见谁说不是缘分呢?

我是看到新书了吗?是,但也不是。

我想我是看到了全新的自己,一个在知识、阅历、情感、经历上和几年前完全不同的自己,所以能透过很多文字看到悲伤、看到彷徨、看到荒诞,也看到平凡。

我在别人身上也总看到自己,有时是自己的特点,有时候是一点长处,但更多的还是自己的缺点和不足。

二胖是个做事细心,待人真诚的人。我们一起去拜访朋友和长辈时,她会提醒我买礼物,说礼多人不怪。小曹经常关心我的做事状态,他督促我做事不要拖延,要提前为未来思考,行动力要强一些……

于是我知道了自己的很多不足,原来阅人无数不是为了和每个人都能把酒言欢,而是让你看看人间百态,最后再瞅瞅自己。还凑合?还能再好点吧!

看自己让我多了一份脚踏实地,生活里有了柴米油盐,这些东西也很有趣,让我能更接地气、活得更真实。

真实就是底气,真实自有千钧之力。

所以我开始欣赏真实的人,喜欢说真实的话,做真实带着烟火气的事,开始和真实的自己打交道,开始发现新的自己。

——摘自《时代青年》



点滴

急不相弃

□ 侯美玲

华歆是汉末至三国曹魏时期名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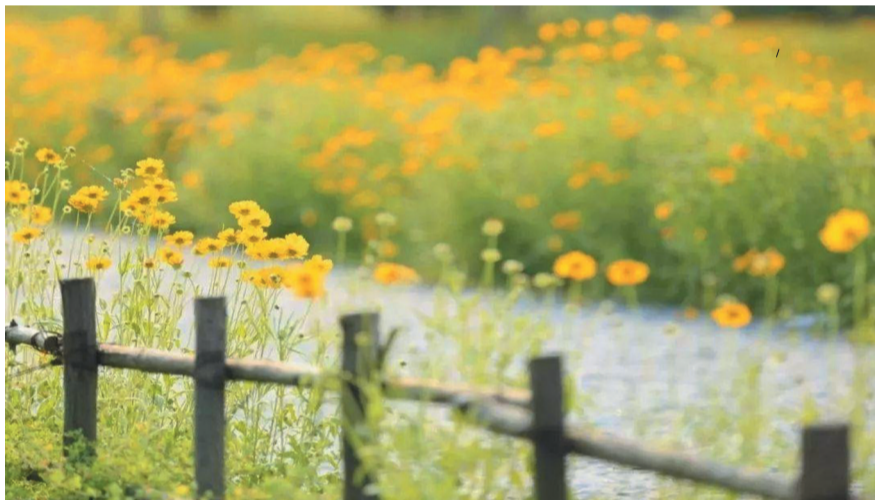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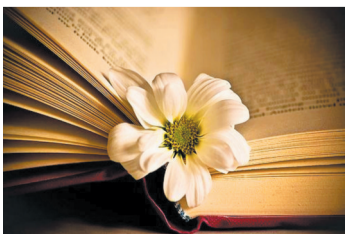
东汉末年战乱频发,华歆和王朗一起出逃,共同乘坐一艘小船准备逃离,这时岸边有人呼喊,请他们捎带自己。追兵就在后面,王朗不同意,但华歆让那人上了船。过了一会儿,贼兵追了过来,王朗想把那人赶下去,华歆挡住了,为那人求情:“现在情况危急,把他一个人丢下,就是让他送死。”最后,三人一同乘船到达安全地点。

这就是“急不相弃”的故事。华歆在生死存亡紧急时刻不放弃他人,对陌生人心怀怜悯,他的行为非常高尚,闪耀着人性光辉。

然而,在大多数人的认知世界中,华歆是一个贪慕虚荣的人。“管宁割席”的故事大家都熟悉,管宁和华歆是同学,两人在同一块地里劳动,在同一张席子上学习,亲密程度可想而知。一天,门外过去一辆豪华马车,华歆忙放下书本跑去围观,管宁却不为所动。通过这件事,管宁认为华歆庸俗,所以用割席表示两人的情谊从此一刀两断。

同一个人,在你的眼里庸俗不堪,在别人眼里品格高尚,这说明,仅凭一件事情评价一个人是不科学的,正确做法是综合考量、全面考察,这样才能避免武断、片面,从而得出最佳结论。

——摘自《读者》



做一个“内外通透”的人

□ 段奇清

世间大凡没有什么生灵是愿意终老一处的,有的动物有时欲深藏不露,但大多数时间都不向往高处。然而,不同层次或高度会有着不同的环境与压力。但一些深海动物也能到浅海甚或海面,做到生活自如。

常识告诉我们,越是在海洋的深处,压力越大。深海中的动物,如要能够好好生存,其体内的压力与体外海水的压力总会相匹配。如深海中的动物到浅海中来,海水对它们的压力会变小。倘若身体内的压力不做相应的变化调整,其结果就会膨胀爆裂。可这些并不能阻止许多深海动物到浅海甚或海面上来,因为它们压根儿就不担心自己会爆裂。

它们的绝招是“内外通透”。我们知道,把一个充满气的气球放到水中,到不了多深就会爆裂;要是把一截两端都开口的水管放到水中,水再深也不会有事。这就是说要有通道,让水下动物随着它们所处的深浅位置,随时排出体内的压力,或者吸入压力。

如深海甲壳动物的虾类和蟹类,它们的通道就是身体结合处的许多软组织。又如海绵动物、腔肠动物,它们的通道则是身体上存在着的大量的小孔。有了这些软组织和小孔,使得身体内外的压力保持平衡,无论到深海或浅海,它们都会安然无恙。哪怕动物体最小的组织单元细胞,虽然是一个微型的囊状体,但其细胞膜上也有无数的小孔作为压力交换的通

道,使得细胞内外的压力平衡。

还有海洋中的庞然大物抹香鲸,为了追踪猎物,它们可以在几十分钟内一口气从海面潜到2000多米的深海,是绝对的潜水冠军。抹香鲸与人类一样,也是用肺呼吸,但抹香鲸自有它的绝招。由于它的肺具有特殊性,在下潜时,它们通过肺部空气压力机制,来增添一些空气;上浮时,肺就会释放部分空气。即使身体外部的水压发生巨大变化,抹香鲸也能毫发无损。

最能说明“内外通透”现象的,要数蠕虫类的深海动物海参,它们的身体是一个囊状,有口腔和肛门两个通道,使其皮囊内外相通,这就像一截管子,无论海参处于海水的哪个层次,它们皆能随时快速调节身体内外的压力,使之内外压力相等。在浅海,海参不会被自己身体内的压力胀爆;在深海,它也不会被巨大的海水压力压得爆裂。

于是想到了人,身处下层,或遭遇困难,往往会觉得“压力山大”,不免气馁沮丧;一旦身处高层,或在顺境之中,便又趾高气扬,颐指气使!飘飘然,昏昏然。一个人如果“内外通透”了,就能上能下,胜不骄,败不馁。

“内外通透”,是一个人在内心打造一个与社会相结合的通道,始终保持一颗与大众相通的心,在并不高看自己,与社会、民众保持一致时,却也体现和彰显了我。

——摘自《思维与智慧》

微物和故乡

□ 沈奇岚

文苑

在异国求学的日子里,有人在家泡功夫茶,有人天天练书法,有人在窗台上种小青菜,有人甚至自己做月饼,还有人拜托回国的朋友一定一定要带两块某个牌子的肥皂,因为“那散发着故乡的味道”。

只有那些熟悉的日常事物,对那些微小事物的牵挂,才是我们无法隐瞒的身份标记。这些美丽的微物,是我们随身携带的故乡。

我们固执地保留着这些习惯,因为在这些习惯里,有着“我们是谁”的答案。

倘若要描述这个世纪的人们,故事都差不多:背负着故乡,走向远方——人们向往着大城市,更好的工作机会,更美好的将来,从求学起,就远离故乡,奔波、漂泊,有时奋斗,有时失望,欢笑时光总是那么短暂,明天又将匆匆起程。挥挥手,再见再见,不知何年。

大陆在漂移,这是地理课的常识。我们的生活也在漂移,这是常态。如同天上的白云,在时间里东奔西突,仿佛随时会消散,又仿佛下一刻就会重逢。

在一个地方出生、成长、工作一辈子,不再被人推崇。这一代的理想是走四方,是看世界——雄心勃勃,天地任我徜徉。这一代不喜欢轻愁浅唱“月是故乡明”,太酸太感伤,不适合放在旅行箱。所以,我们只能把故乡放在口袋里,随身带着。

拿出手机,屏幕上家人的笑脸。这些微物,是这个急匆匆时代里的安神茶,散发着神奇的香气。微物里有故乡,有宇宙,有永恒,有我们来的地方,也有浩浩荡荡的未来。

如今我们能买到的东西越来越多,可进入生命的东西却越来越少。这些和故乡有关的微物,恰恰是那些能够进入生命的物品,铭记着我们的过去,丰富着我们的当下。

这微物里蕴藏着独一无二的情谊和秘而不宣的宇宙真相。

微物里的故乡像一种召唤,让漂泊中的我们得到片刻安宁。就像飘在了一片澄澈的湖上,看见了自己的倒影,静静照在了湖心。我们再次厘清心头纷繁的欲望和念想,继续上路。

——摘自《广州日报》